

3
6
7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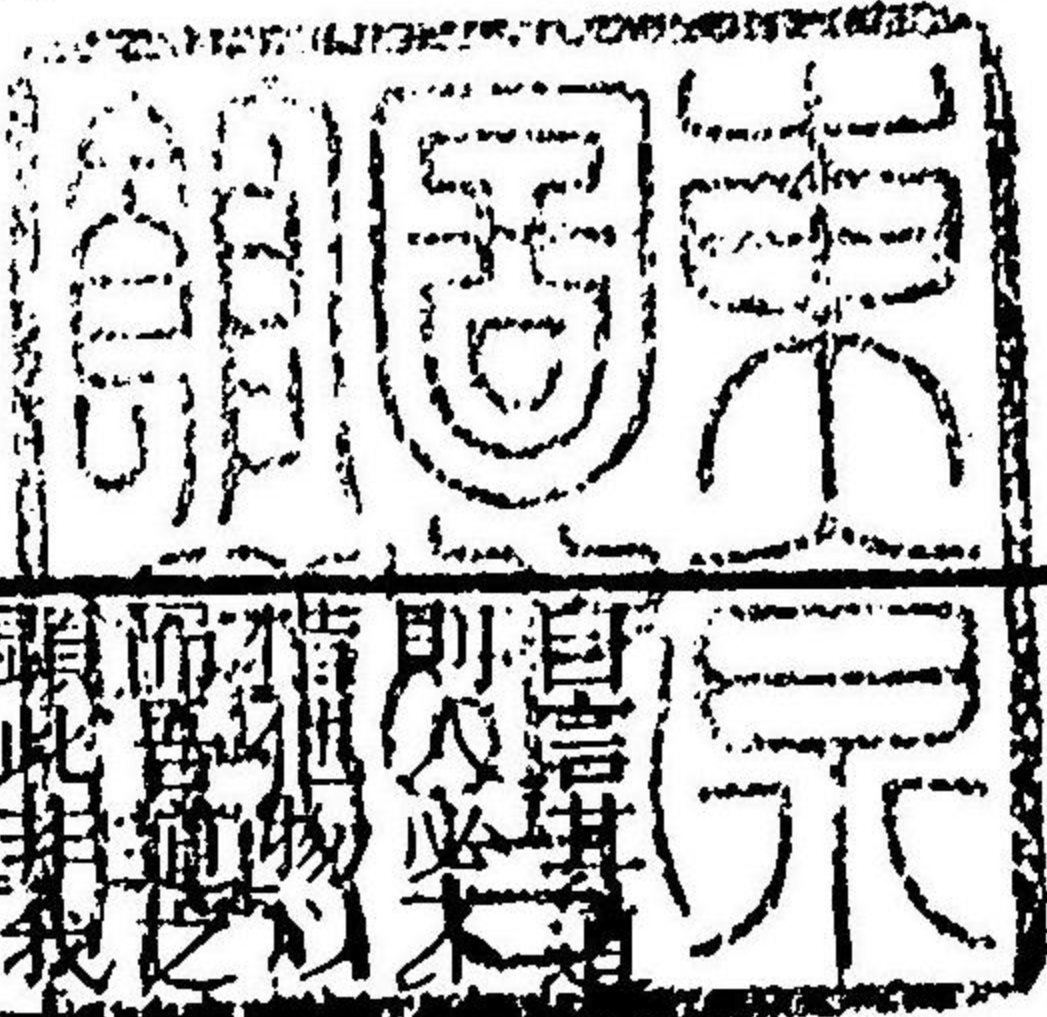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7	18	7	心	
冊	號	架	函	類

泰鼎補義
東保堂標註

標註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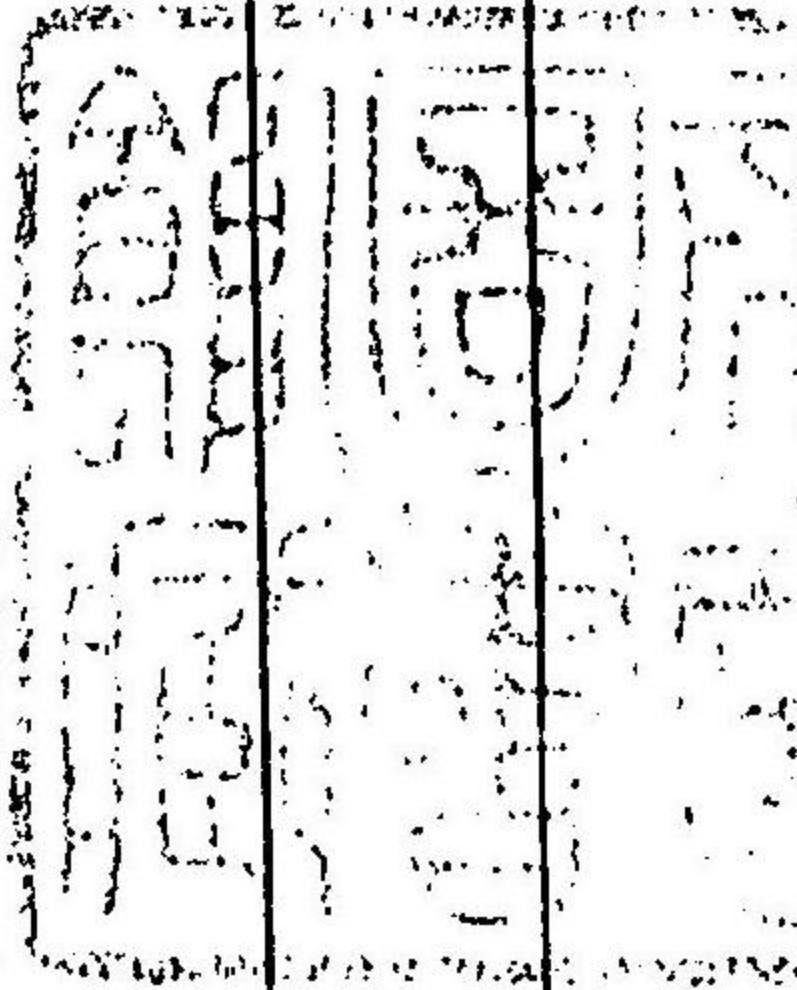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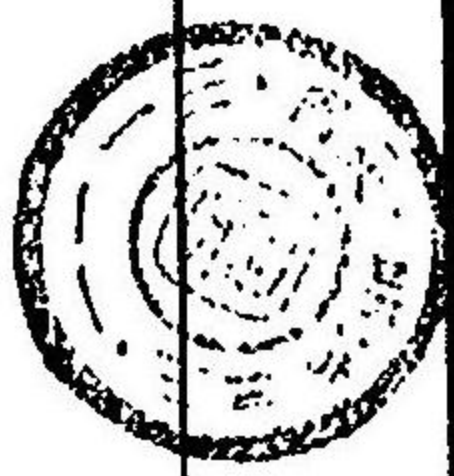
呂曰萬言十九則非萬而言者末于胸中則強以重言十七以非重而言者為著文是非有十三而已危言所先知先竟而

則必其信之妙則必其信之妙則必其信之妙則必其信之妙

莊子因卷之六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所以發明天地古今事物之理蓋明道之

言不可不詳故十居其九也重言借聖人高士之立言制行蓋衛道之言不可不勤故十居其七也危言和以天倪如韓昌黎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蓋所遇皆此種齷齪不堪之人與之正言莊論彼且不知為何物不與之言又似不近人情惟姑與之為戲則彼或轉思徐悟我又得自娛謂之日出者來則應之不可豫期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

票柱莊子因

卷之六

寓言

日出知以天倪為孝也。人而則寓與不寓重無以先失人與不重皆危言之道則如已往也。言出未始有之陳迹求之無言則其日出猶所得何足引重。危而已危之為物動於罅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

呂曰：天倪則無為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

危言日出謂我之天機以為消遣者非欲以此統一眾論蓋統一眾論惟不言始能齊之人欲齊物而以言則不齊人有言而我與之齊則亦

以要術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林曰：曼行者游術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

不齊矣故我所謂無言者雖言亦無言也。蓋危言之出如飛鳥之影過而不留故能如此終身言而吾之真未嘗吐露是未嘗言也。終身皆為此無言之言。吾之真未嘗不存于其中是未嘗不言也。孰得其久正解窮年萬物皆種譬之五行以水繼水以火繼火豈能相傳得下故必危言之不可不然不然而後可借以消遣歲月也。倫理也。循還無

保曰：天倪者天均也。與澤水者洪水也。同語例。

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言以吾言之。彼則不信。猶父不能為子之媒。蓋父之譽其子。不若他人之譽其子。為可信。故必借外論之也。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奈人不可與直言何。自己扯謊。反歸罪於他人。奇情異想。從天外來。與已同則應不

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

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人莫不以己之同異重耆艾之人而言之。所以止其爭辯也。凡書中所稱引。皆以耆艾為重。非以年也。蓋以所聞先於我。有經緯本末。可以立人之道也。若徒以危言日出其年。不過為陳久之人。已何足重哉。危言日出

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

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理本自齊。若以言齊之。不若不言而待其自齊。然不言者。非掩其口之謂也。不爭是有自也。而非。不論同異。言與不言。非所計也。有自也。而可

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天下之不可。然皆本於我之自為。而其久。物各有所然。各有所可。無不以為然。以為可矣。若非順其自然。安得有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可。久不易之定論乎。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

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以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禪代無已。是不齊之中。有至齊者存焉。均平也。此以天均為天倪之解。借物理而言。淮南引不同形相之。以見物論不得。不齊之意。爐而曰：此精神之

標

莊

內

卷

之

寓

問則無往不可
而成其為暢然

知適之天均天
均天倪之已和

者
惠子生平專以

強辯為是未嘗
有回頭認錯之

時故莊子言孔
子大聖猶有昨

非今是之進境
所以便簡惠子

使不執墜白以
自終也惠子不

能自省因謂孔
子之所以為此

者殆勵志而行
其知故日就月

將如此謝之謝
去有為之迹也

孔子之言止于
復矣以生若惠

所以能登
假于道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與則陽篇內蘧伯玉一段同惠子曰孔子勤志服

知也勤志好學而不息服知從事於知也惠子莊

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言孔子非勤志

去所志所知而隨時任物之自然而不造言自無

是與非也於何見之即於下文孔子之言見之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

當法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人受才

當法固自有自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

口而已矣若至利與義交陳乎前而已出其好惡

夫鳴當律言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蘧立定天下

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蘧立對立也乃

而不敢與之對立以定天下不易之理方為不可

謂欲定天下之定原不在言也惠子能勝

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聞此當自省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樂之變曰吾及親仕三釜

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不泊不及弟子

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累

也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

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言曾子之心

一坐曰彼謂孔

子

一坐曰金六斗

四外鍾六斛四

斗

一坐曰彼指曾

子鶴一作觀疏

本觀下有鳥字

類記之者懸如

懸解之懸哀樂

所以能登
假于道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與則陽篇內蘧伯玉一段同惠子曰孔子勤志服

知也勤志好學而不息服知從事於知也惠子莊

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言孔子非勤志

去所志所知而隨時任物之自然而不造言自無

是與非也於何見之即於下文孔子之言見之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

當法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人受才

當法固自有自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

口而已矣若至利與義交陳乎前而已出其好惡

夫鳴當律言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蘧立定天下

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蘧立對立也乃

而不敢與之對立以定天下不易之理方為不可

謂欲定天下之定原不在言也惠子能勝

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聞此當自省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樂之變曰吾及親仕三釜

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不泊不及弟子

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累

也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

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言曾子之心

一坐曰彼謂孔

子

一坐曰金六斗

四外鍾六斛四

斗

一坐曰彼指曾

子鶴一作觀疏

本觀下有鳥字

類記之者懸如

懸解之懸哀樂

弟子疑其因親而哀樂故謂之

無所懸身外之物任其飛來飛去而已無與焉

寧復知其多少也

從無我通無彼物有所見來有所得鬼入無方

天成無為不知死生無有大妙無名

生前有為則死後精氣不泯而相天蓋以既死而為鬼神有自而入也若為生人陽軀則何從死今所以勸公妙之人無所不適而相天造物

一坐曰勸公以其死也句有自也而生陽也句無自也而果然乎句言私其生故有為有為故死今所以勸公者以私之招死也人之生由天

段疑應入外物篇內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

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

根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

根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

根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也○三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

地元陽之氣豈不由此氣而果能然乎然則人之生天地之生入豈得而私之有適與不適乎焦曰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所考據之迹

無形而不知其始生之初強陽之氣原無所從來也若果從無中來乎則強陽之氣何能窮其所往窮其所耶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鬼邪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鬼則福善禍淫既似

朱註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間有脫誤

則終若有所制既疑於有命矣而求其始有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

鬼邪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鬼則福善禍淫既似

羅曰括括髮也

自據畛域不通也

也適謂順適正理也

也適謂順適正理也

羅曰括括髮也

也適謂順適正理也

也適謂順適正理也

也適謂順適正理也

成曰叟叟無之者莫知其所
心運動之兒始謂起頭不知
○按郭本叟其然而然極屬
叟作搜搜無謂是相來無
一坐曰天地篇命之者此根地
其動止也其死有人據而言之
生也其廢起也以為無鬼神則
此又非其所以寒暑春秋相應
也漁父予請釋而不來矣以為
吾之所有而經有鬼神則或逆
予之所以予之行之不應矣此
所以者人事也根天有歷數而
論語為政篇視言之造化之迹
其所以其他見盛乎歷數人據
於列子天瑞荀今皆不知則
予性惡兩篇皆大妙之人默存
同義保曰林乎中者非言可
氏以所以為故得而驚矣
字之義見未及強陽謂不意其
此也往來而忽焉往
來是無有中
有不可定數故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景外微陰非一故曰叟
稍問猶云予有而不知其所以影之俯仰行止隨
末論也形而已豈知其所以
以然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附於形尚有
哉其質影則可見而不可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
孰故似之而實非也也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屯影
之遇明則顯遇暗則隱皆本於形彼指形而言也
然形亦不能自主尚為影之所待而况主張有待
之造化者將不為彼之所待乎是彼來則吾與之
形影之不相離皆不能自有也也
來彼往則吾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
者又何以有問乎強陽健動之義來往強陽既皆
非我又何以有問乎○此承上

至曰陽子居邀無可置問此正
老聃於郊而老與俯仰等之問
聃不願故從行相應
至深始得遇也
故下云弟子欲
請夫子夫子行
不問

陸曰太白若辱
恥而自穢之義

林曰家公穢邸
之主煬者炊者
也

段生死出於陽氣而言與齊陽子居南之沛老聃
物論同意而文更覺新異
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
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
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
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
其故敬問其不可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睢仰目盱張目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而誰與居
言人將畏而去之也○下篇言賊莫大乎德有心
而心有曉二句出陽子居
同此意老子
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
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
與之爭席矣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
不避而已聞道之人其初終不同如

此。

立言所以明道。豈不可以莊語而必藉寓言以爲廣。重言以爲真。卮言以爲曼衍哉。蓋道本乎天而不在人也。如孔子前是而後非。是道以時而化。曾子前樂而後悲。是道以事而化。顏成子游前野而後妙。是道以功而化。則道之無定在也。審矣。夫道之始卒如環。莫有大於生死之故。然其中之有鬼無鬼。有命無命。造物之幻。皆不可知。其在人也。不過猶罔兩於景。各有所待而不能自主。是欲言以明之。而有不可言以明之者焉。惟去其睢睢盱盱之形。如陽子之爭席。戒

其感豫出異之事。若列子之饋饗。則其人之天見矣。夫造物之報人也。報其人之天。故安其所安。卽知道而勿言可也。然人心易動而難靜也。上焉者用成技於屠龍之功。衆人所以多兵而乖於聖人有求之效。下焉者敝精神於苞苴竿牘之際。小夫所以爲知而昧乎至人無始之歸。其欲天而不人難矣。不知離實學僞。非由天布內刑等之外刑。適所以自傷也。乃猶內藏其山川之險。而勞人之九微。外昧乎唐許之風。而矜心於三命。是未取五德之凶。八極之窮。三必之達。六府之形。一一而並較之耳。若莊子之應聘

也。以犧牛不如狐豚其論葬也。以烏鳶無異螻蟻。總無有窮達生死入其意中。則人而天矣。如是雖明道而實抱道也。雖立言而實不言也。此篇是全書收束。推著書之本意。與列禦寇總為一篇。後人因擷入讓王等四篇於中。故分而為兩耳。惟曹商得車。宋人錫車二段。語頗近於虐。諛似非有德者之言。當別之以俟後也。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是何。雖然。我適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

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

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

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

乎俗者也。二段俱輕天下而重生。語既同。舜以天

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

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

呂曰。三代之季。鍾惺曰。多與呂

父子兄弟爭。有氏春秋同。夫呂

天下更相殘害。氏昏雖有變莊

所謂士者危身。列者然不應於

輕生以于澤。此且篇獨襲之多

讓王之篇。所以莊文不類。

作也。許由支父幽憂。其不得

之徒。皆不以天清幽。

下易其生者。揚高誘曰。幽憂猶

雄以為先哲堯隱憂也。

禪舜之重。則不重於由也。所謂

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

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

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

同而已。所謂暴之於民是也。使

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

貴生篇

標註

卷之六

寓言

如舜乎、
林曰有身不能
循本、今常德所
無養有生不能
武陵縣南蒼山
無累、富貴者樂
有善卷壇、
於養養過則傷
身貧賤者迫於
利利失則累形
能免二患乃為
尊生也、然此聖
人真者忘生而
生無不全志養
而養無不至雖
為天下國家所
寄託時適然耳
又何傷乎、

卷同卷、如賈捐
之昧死、湯卷卷
誠惻之意
徒言葆力則不
葆其神可知矣
審為篇、
謂戰鬪而殺人
之父兄也、

按大王亶父曰
五字恐當移
受狄間

保曰、養馬箠
也、

爾雅云南戴日
為丹穴、
強出之而薰之
以艾薰如三薰
二沐之薰、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
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
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此言隨在而自
足者無所用天
亦平俗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
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
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
捲用力貌此不言己之當受不當受單言讓者之德
為不至如果舜德未至亦不待於讓天下時而始
去也理之不
可解如此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
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
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

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
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
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
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
亡其身豈不惑哉所用養地也所養身也此言去
其國以尊生段末以世人對看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
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
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
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

票生 生子日

卷之六

讓王

成曰倍侯韓國之君華子魏人也
保曰銘誓約之文也
陳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鬻場廢地何苦爭為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體而失靈直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鏃鏃而競刀雖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廢斷也

自也

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此言不肯傷人故輕其國

與大王宜父一段同有避患之意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倍侯昭倍侯有憂

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

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廢只作廢疾解

不必作斷而去之說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

倍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

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

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

以憂戚不得也昭倍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

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此言身之本重於天

林曰直布粗布也

○按抑下文褚註聽者多者使者還反審之之謂考則治身治質是持者字不為象保曰緒餘殘餘也

土苴糞草也

凡聖之重行所以之往而不

下愁身傷生以爭之者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

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

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

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

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

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為國家與治天下有二乎何緒餘土苴之不同

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

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

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

傷生也。所以為
為而不傷生也。
重呂氏春秋作
珠。

陳曰：士甘陸沈
無聞，豈肯訕志
而受無名之祿
苟狗妻子之情
而嚮圖於禍網
哉。

列子註：君以不
用賢人為過
知我則不待如
此窮困矣。
子陽鄭相為人
嚴酷，罪者無赦。

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
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
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此言惡富貴者，所以完身養生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
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
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
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舍人折弓，畏子
陽怒，賈因國人
逐狗而殺子
陽。

保曰：賞之有
之有一本作
言。

韓詩外傳：作商
人欲見於君者，
必有大獻重寶，
然後得見。
又曰：遂不受命，
入于淵中。

焦註：司馬本三
旌作三桂，云諸

難而殺子陽。此言非分之祿不可受。恐貽非
分之災也。○數言警策似國策。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
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
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
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
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
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
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
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侯之三卿皆執
建者

一坐曰唐邱光
庭兼明書曰繫
辭曰言行君子
之樞機樞機之
發榮辱主也孔
穎達曰樞戶曰
機弩牙明曰樞
是門闕非戶曰
也何以知之機
是弩牙牙發則
箭去樞是門闕
關發即扉開即
是門之開閉由

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
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
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
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此言非義之賞不敢當方為
高義也。○文亦頗類國策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
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
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
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

關不由白也
司馬曰匡坐而
絃區正也絃謂
絃歌也
一坐曰華冠即
天下篇所云華
山之冠
焦曰緹履屐履
也一云履不著
跟曰履
林曰比周而友
所交非人也
又曰學以為人
教以為己學不
為己而為人教
人非為道而為
利
焦曰一云腫噲
盈虛不常貞
林曰踵決履之
後已破也絃狀
曳而行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

譽也一說與睇
通
學以為人所學
者皆以適人之
適也教以為己
所行者皆以求
富貴利達也
腫噲劍錯也

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此言有道者重在

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

而踵決曳絀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致道者忘心矣此言有道者養其

孔子謂顏回曰

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

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

以為絲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

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

林曰踵決履之
後已破也絃狀
曳而行

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

林曰踵決履之
後已破也絃狀
曳而行

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

保曰，飢寒也。

保曰，居于魏闕之下，言不能自克，則心未能忘富且從心所欲然也。

能保神無惡乎。惡如世說，輒作惡，數日之惡，神惡猶言心中不快。有意于隱也。

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此言知足而自得者，以段俱係孔門弟子之事。莊叟未必深羨，乃爾。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雖知生可重而利可輕，其心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如此且噴之而勿強勝。一傷也。強抑再傷也。故曰重傷。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也。

可謂有其意矣。此言棄萬乘而從布衣，雖心不能自勝而有入道之意，亦人之所難也。

林曰：藜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

藉，狼藉也。陸註：藉謂陵轢。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也？」

林曰削然滿洒
之意反琴再取
琴而彈之也挖
然躍然也子路
聞此言而喜也

通雅削然修然
即蕭然挖然即
慨然蓋氣古氣
字轉凡曰氣
與則音氣古从
氣从无从乞互
通
司馬曰共伯名
和修其行好賢
周厲之難諸侯
請為天子即位
十四年大旱屋
焚上之曰厲王
為崇台公乃立
宜王共伯復歸
于宗
許由共伯未嘗
有窮通也引之
何為

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
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陳蔡之隘於
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
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
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
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
伯得乎丘首此言得道之人窮通非所計也。○自
篇首至此共十五段其中所引大約
俱輕外重內之意強半於末段用斷語調既庸俗
意亦重複讀之令人厭至此段末忽用古人二事
對待雙收其格法自西漢之後始有
之今乃指為莊子手筆豈不笑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
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

林曰不若是而不若是而已猶
已言舜之所為云若是而已
已自不是汝之
自失止在一身
可以已矣而欲
汗我

阻兵須強力殺
君須忍殆

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
淵此言遊帝王之門以為辱也但避世本以
重生既投淵矣其意欲何為乎死得無謂湯將
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
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
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
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
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
桐水而死此言爭讓均為辱行有道者
所不忍聞也。○死得無謂湯又讓瞽
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保曰桐音桐
一音同

林曰加富二等者皆倍其祿也
就官一列極其品也血牲而埋之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也

子胡不立乎。魯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此言取之不義者。受之不可也。○死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夷齊原為文王養老。而至於非為武王來也。使周公與盟。本可託異。而况以加富就官等語相結乎。何武王之不達至此。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

所喜。禱求所好之事也。
人樂此政。則行其政。人樂此治。則行此治。

林曰。上謀而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

一坐曰。並者。兄弟並立也。

並伴同。與此人同處也。塗汚也。

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此言推亂易暴。所以德衰。潔其行者。必不苟生也。○自讓比人無擇。至此四段。

俱說枯槁赴淵之士其意以為不義之祿寧死不
受豈有貪富貴以忘其身哉但此亦過高之行不
可以訓矣

篇首至昭僖侯七段皆言重生者能輕天下顏
闔至孔子八段皆言得道者能薄爵祿此二意
亦不必濶議但自北人無擇至伯夷叔齊四段
又言辭讓而至死是以殉名慕高為尚矣攷寓
言篇言申徒狄因以踣河蓋病其枯槁赴淵之
行也駢拇篇言伯夷死名殘生傷性與東陵無
異則漆園之意可知矣今忽舉投淵餓死之輩
列於重生得道之後不但非全書之旨竟與本
篇自相牴牾一曲之士妄竄竒說焉有不為識

者所破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

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
隔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

則百有五十餘歲雖曰寓言太柳下季之弟名曰

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也此皆穿窬小盜之所為曾有一從卒九千人

而猶為此乎下亦言大國守驅人牛馬取人婦女

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

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

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

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

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

樞曰樞戶破人戶樞也

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諂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諂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王之辯將奈之何哉？○淺幸至此。徑且似小說家間話。且跖之為人，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功偽人孔丘，非邪？為我

一生曰：枝木諸解皆云冠多華飾，如枝繁恐與死牛之角，其言不倫。蓋枝木猶木枝，言以木枝為冠卑之也。

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

告之爾。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繁也。死牛脅以牛皮為帶也。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又板援柳下季作個進身之路。備極醜態。把夫子說壞了。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

保曰激丹言
太丹也齊貝
言齒列齊也

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上中下三等果以此為定論乎。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上言三德此又獨稱其一德何也且南面稱孤豈在容貌乎擬跖之詞或可顛倒是非擬孔之詞則當選言將軍有意聽臣把盜跖看做王侯了不然何以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夫

○按恒民之
恒作常字之
義看

遺德猶遺跡也

能使列國諸侯為盜跖造城立邑尊為諸侯即曰能之但問數百里之城數十萬戶之邑何處有此現成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奸面譽人者亦奸背而毀之。○語確是至言世間面諛腹誅之輩亦強盜所痛絕妙甚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莊子生於戰國彼時東周雖衰猶稱共主其日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

成曰居居安靜
兒于于自得之
兒

象如目擊太古氣

立群臣異位于
羣臣也然亦貴
解矣

焦曰縫衣縫掖
之衣大袂單衣
陸德明曰淺帶
縫帶使淺狹也

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
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
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
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
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
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
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
謂我為盜。跖子以其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

保曰危高也
子路冠雄雞
佩玃豚用表
勇也。菹菹菜
為菹。說文酢
菜也。
又曰子教子路
菹此患言子
以身不容于
天下之故。反
教子路。陷此
患。
成曰堯不慈
謂不與丹朱天
下。舜不孝。為父
所疾也。
一坐曰江南古
藏本六作七

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
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
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
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
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
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
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
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
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

一生曰江南古流流之于水也
藏本四者作六
子

人惟乞者不惜命

一生曰趙策李
兌曰先生以
鬼之言見我則
可若以人事充

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歿申徒狄諫而不
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
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
而燔歿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磔陳尸也
流烹也
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
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
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既
曰世謂忠臣則世之尊之信之矣又曰卒為天下笑兩語一氣而下亦不照應如此自上觀
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
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

盡知之矣

不過此矣○又竊戰國策啗餘擯入皆吾所聞知
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曰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
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
過四五日而已矣○數語似為逆理但可聲色天
等項欲養壽全真豈可得哉天
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
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
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
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
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
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

林曰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若前乎若我前日之所言也保曰須鬚通也

保曰行即德成曰反乖逆也

陸註言何不脩行以為名利之名從何來利從不信不任事則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也

軾低頭不能出氣。○形容夫子驚懼失意處醜絕惡絕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段或者不知義何所屬以孔子為是邪以盜跖為是邪吾請曲為之說曰大意以聖如孔子猶為盜跖折服則聖知誠不可恃以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註脚可也然亦大費解矣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

若弃名與利而反之于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有見于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為乎分明是為名利而脩行也蓋子張務外故所見若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脩行而在於無行往往見得無耻者富多信者取顯信謂以然諾取信

一坐曰肢體篇云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此言竊國者必藉其天乎抱如抱

大者幾在無恥而信。○無耻而信成個何等人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

仁義以成其私一之抱言其也此章全襲法相守而不兩也

義士下文乃云管仲為臣孔子受幣豈以管仲孔子為義士邪是豈莊子之意哉

或曰五紀祖父身子孫六位父子君臣夫婦五倫四方上下

林曰無約無苟或曰日每日也束而聽其自或且字之誤將然也曰其苟然之辭張本作得曰無約又晉

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則賤之行則下之後世莫不如此然後世不如此亦不可得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俗所謂溷得出便是英雄也子張曰子

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

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

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

約而請決也無約人名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

無為之類

之辭

狗其所不為則一也

數語類駢拊篇臧穀之喻

故曰無為小人

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

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

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

無赴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數語似秋水篇何為何不為一段之意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

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

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

殃離其患也此段言為利者固非即為名者亦非惟當抱道而聽其自然之意末只言

為名之非蓋為利之非人皆知之也

勝子一作申子謂申生也匡子事見孟子

郭曰此章言知足者常足也

成曰此人謂富者言此人自以為絕俗過高之士其完全無道理所以覽古今辨是非者不過世俗之變化兼其至富至貴以務此其於養生不亦遠乎

或曰註疑有脫陸註知和言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見下貴者言安體樂意則有之長生恐未必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言但推尋正道而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言富者與人同時同鄉而世輒下貴之是中之無主覽古今之是非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至重至尊者性命之情也為其所為則為世俗之為矣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

而字恐衍

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必絕俗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古今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等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來胸中

陸註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者然亦未見其有趨然而獨解

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不監於體不監於於心言為世俗之所為而不知吾之體與心有自然之苦樂所以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也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挾同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富者固性所固然也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

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度猶度量也。不足有餘俱從度字生來。言知者之所為。為人非為己。不違其當然之則。爭與讓總非貪廉也。監字亦根上面。監於體。監於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心來。猶周監於二代之監。

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世人知人

保曰堯一作

揚升庵曰馮舊憤憤滿也按當音如馮河之馮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矣或曰猶心憑而未據之馮核同咳咳溺皆須憑氣以言富貴之人狀已肥沃諸事艱難林曰滿若堵者體既肥澤則須馮靠言積財而高於皆也不知避不謂也憑恃也知足也憑恃也恃此以為誇而舍此也不知句不能舍

言禍多而福少所以吉居一而凶悔吝居二也。不知大易中所言無咎無譽處皆為福地。但昧者不肯打算。宜其營營逐逐於有餘為害者莫不然。二語倒說。盡平陂往復之理。消而財其甚者也。今富息盈虛之道不可草草讀過。

人耳管鍾鼓箎箛之聲。口噤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核溺於馮氣言富人飲食不節其氣。憤畜不通。吞咽曰核。溺遺尿也。馮用力之意。猶藉也。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無事之時。火上炎而水下降。數數便溺。體既胖澤。不能運動。馮氣而行。故曰疾。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

醜慙也。或曰威醜憂也。林曰劫請劫取也。

或曰鼠下脫慮

繚意意中委曲繚繞也絕躑寧為外也

則畏冠盜之害內周樓疏言重樓內也疏軒外通以設守備也外不

敢獨行可謂畏矣優孟詩有廉吏苦貧貪吏苦富之句苦貧人皆知之而苦富則

不知也此段層層分疏曲中隱情今後若遇富人攢眉切不可說他粧點窮態不妨為之憐憫嘆息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

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

○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絕不易得千古同歎故觀之名則不見求

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繚猶繞也此

段言為利之累足以醒俗但重義輕利之旨是道學先生恒談似不待南華饒舌也

寓言篇謂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盜跖可謂

有人道乎假盜賊之口歷詆古今聖人是欲率

天下而為盜賊也子張滿苟得雅重名利各持

其說惟無約數語頗類駢拇秋水二篇語意其

不至背道而馳者賴有此耳知和闕無足之非

微為近理然重義輕利之旨常人皆能道之漆

園重道德而輕仁義斷不取此乃龍門猶取而

信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鍾惺曰事與辭俱非莊派只是

戰國策士遊談正與弋說及幸臣論相似然氣格視彼二篇更為淺薄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

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左右何以知莊子當能豈莊子常以遊說之名著乎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惺未嘗言而莊子先知其欲絕王喜好想左右已先泄之

矣但上文何以教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周之問不多事乎

林曰蓬頭突鬢垂冠不高其冠曼胡粗縷無文

司馬曰曼胡之縷謂縷無文理也

陸曰短後之衣衣短於後所以便事

胸言不流利也

司馬曰敦劍試郭本曰上有王使用劍相擊也字

焦曰鐔劍又也鐔劍口也缺把也一云鐔從稜

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既說身死安所事金是

莊子甘以身殉人矣。又云趙國何求而不得復欲以身殉利。何其輕賤至此。語意從國策中說平原君一段。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

周善爲劍。○自薦自譽竟成太子曰然。吾王所見

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縷短後之衣。瞋目

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

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變其常服

而從劍服。術玉自售。則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

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

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

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

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

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

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

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

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

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

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

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

岱爲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

向背缺從稜向
刃也
一坐曰鐔說文
劍鼻也徐錯云
劍鼻人握處之
下也三倉云劍
口漢書韓延壽
傳注鐔劍喉也
張衡東京賦底
柱繫流鐔以大
註大喉同劍口
也此必先言鋒
鏘次言次鐔次
夾其次原非劍
口則不可因按
三倉云劍口又
劍環者蓋鐔有
二義說文以為
劍鼻者則徐錯
所謂人握處之
下者而三倉所
謂劍環是也自

鍾惺曰此處須
得一麗語形容
方是匠手却乃
聊且結束所以
但覺淺弱

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
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
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
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
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
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鏘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
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
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
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
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
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主曰庶人之劍何如曰

為一義與此處
異義
保曰四鄉四
方也

朱註稱王居曰
殿非戰國時之
名也

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
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
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
薄之就劍上翻弄二段分出天子諸侯庶人語雖
奇而意則疎若大王此時仍把庶人之劍與
莊子較量吾不能
不為莊子危也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
環之環謂自進食者二而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
環結於席前敬之至也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
服斃其處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此篇
是一氣文字無甚淡意筆力膚淺為

時手贖
作無疑

篇中口角絕似戰國策士之談莊叟言寧曳尾

塗中王公大人所不能器乃顧為人作說客邪
其就劍上發出天子諸侯庶人三段詞意體裁
頗類國策初讀之似覺奇關再繹之而意致使
索然矣要知讀古人書其一覽而盡者即非佳
文莊子爲此又何以爲莊子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李云交俱也一本作皎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
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揄袂揮袂也列禦寇篇云敦杖蹙
之乎頤惟見其工此言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轉覺其拙蓋彼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
篇文古而此篇語纖故也

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
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
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
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
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

保曰齊民者
平民也

保曰疾王之
上省曰字

林曰擊船篙

君與子貢曰非也。疾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
 以危其真。真字伏脉甚遠。未嗚呼！遠哉！其分於道
 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
 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
 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一再拜已客曰：子
 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緒言未丘
 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言，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
 曰：一再拜禮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

保曰諸本無
地字
林曰經條陳也

保按至露者
屋故雨漏日
穿也

林曰不屬不繼
也

焦曰春秋後倫
明觀不及等比
也

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
 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
 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
 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
 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
 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
 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
 職不羨，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
 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
 民用，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
 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

保曰泰太通

一坐曰荀子脩身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諛以不善知人者謂之諛
諛曰兩容頰適者善惡皆容頰貌調適也
按偷拔其則偷拔之也頰所欲言迎其適即隨指之意也

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偷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果哉未之難矣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而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也。八疵四患者。俱是僉壬所為。而以戒孔子。真覺無謂。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三再拜禮太煩矣。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色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患亦甚矣。數語亦子屬套頭。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其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

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三語甚確。足以不朽。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

陸曰。祿與禮同。

林曰。服後弟子也。

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四再拜禮煩而生厭矣。此時幸而漁父告去。不然則孔子竟成一拜懺頭陀。一句一拜。自晨至晚。無一休歇矣。質手搜索。枯腸。冤苦。已極。不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上面既說同聲相應。同類相從。此又言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語氣竟截。然。如。兩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

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

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

傲之容。若夫子而倨傲。何以爲夫子。今漁父杖孛逆立。而夫子

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

矣。粗率如此。成何句法。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

甚矣。由之難化也。莊子文極變幻。不可方物。此篇首言甚矣。子之好學也。中言甚矣。子之難悟也。未又言甚矣。由之難化也。此等句法。有何驚天動地之奇。而屢用如此。總之才竭思窮。不得不。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

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

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夫子既下人矣。又自以至仁。指漁父說。謂漁父之至仁。故能服人而下之也。若然則下人不精。不得其真。二語便解不去矣。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

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

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

矣。粗率已甚。不忍卒讀。吾敢不敬乎。此篇敷衍成文。全無意味。筆力庸弱之態。具見。乃敢擬莊。吾服其膽。

篇意以無位而設教。固屬多事。必貴真而去僞。

方爲聖人。比前三篇意義差勝。但所謂八疵四

患。中賢之士。亦已飫聞。乃取以教孔子。是遇上

乘之人。反說下乘之法。無是理也。若謂漁父不

知孔子何等人。則爲漫然套談。亦不足取矣。其

筆法庸弱與上三篇如出一手然非深於莊子者亦不能辨惜哉太史公亦為所欺也嗚呼黎丘之可畏如此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饋者賣漿者之家也言吾往食於賣漿之家者有十而五家皆不待沽而先饋饋者蓋敬之也諸解俱謬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在內之存誠不能渾而舉動便辟以成其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鎮服也貴有爵者老有齒者整猶醜釀也所患謂人敬已過於他人所以致患夫饗人特為食美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

食于十餐而五餐先饋言有十饋則以五餐先饋于已同食饗者不能相並內誠二句言胸中之所實得者疑結而不解擇故此形如間謀然偶出而露其光耀故為人所見也內誠成光之本不解形謀之由光耀外露則人敬已甚乎貴老之人沈註使人移所以貴貴老老者以事我雖曰敬我實禍我也

林曰謀動也形謀成光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
一坐曰江南古藏水及江南李氏書庫本俱有天注多上俱有無字

權量度也權輕不其用其度量也惟利溥故權輕若本錢既大則心計轉繁矣或曰列子作無多餘之贏當從之第能觀而不改則則與出同或曰汝其居矣已若有出則人將從汝李本作已

不言之教較形謀成光者自見彼執此化已矣言不消發發了隱舍只須使人無保便為良藥或解為不可救藥未是焉用何用保之

吾是以驚萬來之主身勞知盡倦勤如此使其見知盡矣所謂整其所患者此也安得無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省矣但處已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附汝而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省禦冠於家也屨滿來其家者眾也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願謂柱其杖以支頤而皮肉皺立有間不言而出以人保之者多實者以告列子實擯列子提屨蹠而走暨乎門急於求言恐其追不及也暨及也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言汝之病不可以藥救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指戶外屨滿而言○只舉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

江適曰感豫者之人感豫四句先施也列子固言感而使人悅未嘗出異以感物也所以人得所感以動人故而保之者必有也人既有所感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有感矣勞汝神搖汝精曰與戶外之屬者相與辨其已狗物甚無謂果有謂乎故曰也史張騫傳使搖而水才又無者率多進執乎謂也與汝遊者天子註美言如俱淪於人道之成熟也孰字如此故無知所告此解既與小言其小言之層層相閱又以見習安能為至言之熟而莫能覺知發藥哉若是者不成儒可知同之手迷塗物病根在已自有其我無成也故異于人故使弟曰莫覺莫悟何業之成也相孰乎

雖非有意求人之保但汝不能使人勿保畢感豫竟非是覺之未至處焉用言其所學之無用也

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出異表異使人豫悅而來保者殆表其異以示之故耳然有所感則我之精神未免外用遂致搖動本性而不自知其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無謂也

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汝所從遊者莫知以此告細之言徒為人之毒害耳若是則同入於迷途豈能相出乎○告叶谷語意本一串用韻句搖曳出絕之奇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俗所謂巧者拙人無保之法○可欬○循本孰誰何也相問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

而指其父也怨其父故如此稱

之所謂賤其親也言何不視汝

之佳兒已致手墓木之拱矣

此正說緩之不

足以食報故使

弟墨而殺其軀

采伯觀之未有

不墮落坑塹者

有德者即安其

天而不分彼我

矣眾人暗指緩

說為備正宜關

墨而緩使其弟

墨為子不宜怨

父而緩指其父

為而是安其所

不安也河潤澤

及則盡方于儒

素位而行可矣

保曰齊人之

井飲者相拌

也一句說

九里澤及三族緩墨翟之兄呻吟誦讀之聲喪氏

澤及人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

緩自殺緩與弟二人各以其學相雄長其父助墨

因而自殺也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子也

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緩既死猶見夢

之子學墨者乃我也汝何不見其為墨之善已成

其材如秋柏之實矣是誰之功乃黨弟以致我死

乎闔胡皆謂何夢中諄聶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報猶佛所謂果

之所安也造物之成就人必其人性分中帶得有

此一段薰習之氣非可強也彼為墨者亦本有為

墨之根氣故為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

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夫人指緩也緩以己之

賤視其親是貪天功以為己力何異於齊人之井飲

者以泉為己私而至於相爭鬪邪齊人即齊民猶

云眾故曰今之世皆緩也今之人大約不知性之

人也故曰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

者謂之遁天之刑上德不德有德者以不知亦所

則不免與天相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

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

上意緩蓋安其所不安者人也此數語足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

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者無心

知而言之則涉於有心古之人所以行不言自然而已

漫學屠龍於支離盆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

不言即是為已

工夫屠龍技成

喻勤破變化不

測之域

聖人于可必者亦視爲不可必故胸中無爭奪衆人于不可必者亦欲必之故胸中有爭奪也豈儀文也
 竿牘學問也養好爲艱難淺無益之學唯至人爲能行道生物反形歸虛今小夫之精神已盡乎蹇淺而欲爲此則迷惑于宇宙而不知從何處下手
 累于形而不知太初在于何所

所用其巧。屠龍喻學道者。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之意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此以爲知道勿言之喻。

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謂無者強欲有之也。兵謂胸中交戰也。凡以兵爲可順者。故所行輒有管求焉。不知胸中之兵恃之。未有不自傷以底於凶者。此承上無所用其巧句。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苞苴以遺。竿牘以問。問遺之具。小知所徇也。行所謂不可須臾離者。豈特小夫之知爲然邪。言之不能無恨。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如此。乃欲兼道乎道之玄。物之故。以達於太一之虛。如是則迷惑於宇宙之大。不能兼濟道物矣。爲形所累而不知太初。爲數之始。萬物從此離無入有生矣。太一。即太初。爲數之始。萬物從此離無入有生矣。

太一。提撮調和之意。兼濟一。例講形虛。虛與實也。其道物一。例講聚精會神。而歸之于未始。有始而甘冥。無何有之鄉。故其精神之運轉。如水之流于無形之地。即其發洩而爲兼濟大。亦在于太清之所。而非沈濁汚穢。汝爲指小夫之知。毫毛苞苴。卒牘也。太寧。甘冥于無何有之鄉也。甘冥。所謂黑甜也。羽不須飾。飾之已文矣。而又画

生不息。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無始。即未始。有初。尤有進矣。歸精神。與敝精神對看。甘冥。酣眠也。無何有之鄉。則無始是也。至其應物。則如水之流於無形。發泄乎太清。過而不留。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毫毛。即蹇淺之意。太寧者。未始也。小知之役。役。至。通雅。雁門。大守。行財。用錢。三人以爲可憐。愍者。十。買繩。禮竿。外庵。日。即竿牘也。京山曰。古呼澗爲子。呼簡爲竿。淮南其。曠。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槁項者。項枯者。耳黃。悴消。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者百乘者。商之削如。被馘然。

呂曰彼指仲尼
能宜汝與柳子
自頤養與

之則文之過也
非受之以天而
受之以私心非
幸之以天而幸
之以吾神此皆
忍性之害
鍾惺曰與予如
字予顏闔自謂
言仲尼果宜於
汝共我相頤指
乎出於誤則可
若認真則恐非
宜古商賈不與
士齒今施而不
念則有相市意
與商賈同難以
其孫士也而齒
之然人之神終
不欲齒

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名醫，破癰潰痊，癰，瘡也。痊，亦得
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此老滿口
此虐詐。若與之高談道義，無益也。吾以曹商亦頗
有廉耻的人。聞舐痔之言，遂默然不語。若係令人
則以笑罵由人，笑罵其心竟以
舐痔為榮矣。○文非莊叟手筆。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
乎？貞，慎通。慎，幹也。瘳，危也。仲尼方且飾羽
而畫，以文物之從事華辭，以支為旨，以枝葉之忍
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
自知其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言其學之
無實也。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指

羅曰：宵人即小
人，古字通用。漢
書：通宵人是
也。林曰：食之有造
化之譏也。

示民者，非偷安
且夕也。故欲為
後世慮者，莫如
休而不治。難治
也。輕宵一句，不
屬于前，不屬于
後。蓋治則必期
其效，故為施而
不念。與天之布
化不同。夫所謂
施，不忘之不可
者，以其似商賈
之念念不忘所
出之入也。夫商
賈不掛人之齒
類，雖或以事而
偶掛人之齒類，
其人之真神終
不以齒也。訊之
以刑罰而訊問
之也。食之以憂
患而剝蝕之也。

仲尼謂仲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下。
今使
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為後世慮者，恐其江河日下，愈趨而愈遠矣。休，難
勿用也。○離實學，偽根上飭羽而畫五句來。
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民之所以難治者，
不能相念。視天之普被萬物，而商賈不齒，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齒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
不樂言不欲與之齒也。○買絹牙郎官婢猶羞之。
其一段持籌會計之態，令人委難相近，勿謂讀書
人太生也。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金，謂刀鋸斧鉞
動，謂心之搖作。過，謂事之悔尤。宵人，昏昧不曉之
人。離，離也。○自難治，句至此根上。受乎心，宰乎神

宵小也

二句來。重在內刑一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

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為人心之險。其難

知者。正以此耳。○好狠。故有貌愿而益。愿。謹。益。盈。溢也。

有長若不肖。肖。無能也。有順懷而達。相濟之意。

有堅而縵。堅。堅持也。有緩而鈇。緩。和緩。鈇。急也。○

每每相。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難知。故嘗

反如此。有就義之人。即為棄義之人也。○世人說。故君子

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

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

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

一坐曰鈇。急也。管子戒篇。弛弓。脫鈇。注鈇。所以鈎。絀。

厚貌。渾厚其貌。克為喜怒。未必喜。怒。自為善。惡。未必善。惡也。雖知鄉愿。而有。益于人。柔順。懷。急。俱非中道。然。亦有自如此。而。內自通達者。堅。而。縵。謂。自若。堅。而。臨。事。則。寬。而。不足。倚恃也。緩。而。鈇。謂。見。若。怠。緩。而。臨。事。則。堅。強。足以。蔽。奸。也。鈇。臂。鎧。也。厚。貞。深。情。豈。能。逃。君子之洞鑒哉。

林曰。偃。背曲也。倭。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

敦。敦不軌。何敢。不在干法度之。中。孰。協。唐許。言。唐。堯。許。由。俱。不。在。他。眼。裡。不。去。較。量。也。賊。莫。大。以下。別。為。一。段。

猶。若。而。人。妻。婦。生。若。而。人。妾。婦。之。人。若。而。人。註。如。常。人。不。敢。譽。

性。有。五。是。也。中。德。心。也。害。于。德。者。有。五。而。心。其。最。焉。者。也。鍾。惺。曰。中。是。子。莫。之。中。最。難。省。改。故。為。凶。首。形。字。若。作。刑。字。解。

呂。曰。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也。

地。篇。之。所。謂。失。性。有。五。是。也。中。德。心。也。害。于。德。者。有。五。而。心。其。最。焉。者。也。鍾。惺。曰。中。是。子。莫。之。中。最。難。省。改。故。為。凶。首。形。字。若。作。刑。字。解。

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

矣。○單言不肖而不言賢者。蓋世間真正

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敢不軌。軌。取以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

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而夫猶言而人

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

視內視而敗矣。有。心。為。德。非。真。德。也。及。役。心。於。眉

而內視。其何足以有成邪。○道。凶德有五。中德為

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

為者也。○謂中德。猶上所謂賊也。五者。眼耳鼻舌意識

如天之戮民意
則知慧勇動仁
義作六府亦少
通

緣物循物則不
自主張偃快與
偃仰同猶俯仰
而不得罪于人
也困窮而畏其
不知人三者皆
生于憂患之事
故達可必外通
隨無涯殆之府
勇動爭奪怨之
府仁義先王之
遠慮也觀而多
責爭之府也此
三者人所必有
而不可開其竇
也肖釋散也去
小知而大知明
也隨者其生也

保曰郭註愧
魄然大悟解
見

不為便是德有心而心有疑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者○承上言德有心之害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形有六府極者究而言之也必者美髯長大壯麗
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八極俱以過人而窮蓋未恃壯取
也緣循偃快音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不能自立之貌
也偃快隨起隨倒之義困畏不若人困於畏歟不知
敢自比於人也三必之達亦謙受益之理也知
慧外通外通言通於外則勇動多怨仁義多責知
是勇動仁義三者者達生之情者傀達生之情則造於
是府之不好處達生之情者傀實際傀然而大解
矣○此一府達於知者肖達於知則能達大命者
最為上乘達於知者肖踐形惟肖矣達大命者
隨達小命者遭遭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
之原達命是安遇無求之義兩者略有不同不
可不知○達生達知達命三者又是府之好處
筆乘文子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
眩何者有眼必有見學道者每患於無見而不

知見為德
之賊也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驕釋謂見

人以釋子視之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

為業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

石來鍛之鍛槌碎之也蓋珠有光彩夫千金之珠必

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奚微言得禍非小也今宋

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

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

矣鄙夫貪戀權勢皆乘世主之不知覺一旦悔悟未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

林曰驕釋者驕
矜而有孩於莊
子之意也
蕭曰緯織也蕭
蒿也

保曰驪龍黑
龍也
林曰奚微之有
殘食無遺也

天行遭者得時
則駕此三者亦
人所有而宜達
而由之者也
或曰遭命閔尹
子三命之一
奚微纖毫不漏
俱為所食也
或曰緯蕭屬業
也障魚曰槎頭
障蟹曰江濱竹
都記曰江濱竹
繩編之以取魚
謂之扈業陸龜
蒙賦志魚者緯
蕭承其流而障
之名曰鱗斷

積初生犧將死
而者相及
乘化歸尽委而

任之可也奪為
為以與螻蟻則
是未爾躍治之
金天魂魄尚隨
其所之而況此
真腐之物歟將
死之言止此

平不平承上偏
字申言之
明者見外物而
為之使神者見
而置之故勝明
知棄餘而欲厚
葬是為之使也
若神之所安則
純任自然而已

褚曰入於人者
愚者以其所見
而助乎人為則
其功外馳而真
神亦喪矣豈得
為明也
或曰入疑神之
誤

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
其可得乎與前篇龜喻同旨
太史公引入列傳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
榔日月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

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不說葬具無用倒說
葬具已有意致絕佳弟子曰

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
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忽添出與奪
二字大奇若止

徵徵其徵也不徵說烏鳶螻蟻切不免
於食則凡筆能之矣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見之所及也執其所見
則受使於物安能使物哉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

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而愚者恃其所見入
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乃愚人恃其所見以為
為功於外耳何可得哉此因上下
不可偏之意而緒及之以發正論

蕪子瞻作莊子祠堂記言讀寓言之終陽子居
爭席一段因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以合

於列禦寇之篇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此
老讀書自是千古隻眼後人惟以篇目已定不

敢擅自改訂亦古人闕疑之意然亦不可以不
辯也篇末載莊子將死一段以明漆園之絕筆

於此猶春秋之獲麟此外不容添設一字則天
下一篇不辯而知為訂莊者之所作矣後世紛

紛猶以莊自爲之甚矣讀書之難言也。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

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此一句是

五段俱有古之道術有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

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神者明之藏明者神

聖王即下文內聖外王之道一與不離於宗謂之

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

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則道

能到天神至聖地位者也以上以法爲分以名爲

俱就治心言起下內聖之道

一坐曰皆以其

有爲不可加矣

言天下百家之

學莫不自以所

有方術爲不可

加矣

曰曰神降則聖

之所主明出則

主之所成一者

神明之主所謂

天人神人至人

聖人君子其休

同所從言之異

羅曰以天爲宗

以德爲本以道

爲門總說天人

神人至人也以

仁爲恩以義爲

理以禮爲行以

樂爲和說聖人

朱註天下篇雖

取篇首二字爲

名實則諷指萬

物之義余直以

爲南華經之後

序出於學莊之

學者非莊子作

也開口曰方術

曰有爲正是斷

案此說與林西

仲同

鍾惺曰司馬公

六家要指劉子

駁七略皆本此

爲不可加矣伏

下得一察以自

好及往而不反

之意道術無乎

不在但治之者

不能無備全

神如維岳降神

樂生莊子內篇天下第三十三

也其數一二三之神明如昊天
四逐一逐二討曰明之明聖聖
分曉也相齒相德也王王道也
列也以事為常神何自而降乎
者各治其職事明何自而出乎
也以衣食為主聖必有所由生
者務農桑也蕃也王必有所由
息者雞豚狗彘成也四句皆設
之畜蓄藏倉廩問之辭皆原於
府庫之積老弱一名雖異而其
孤寡為意者以發源初非有二
老弱孤寡為念也神降明出先
也民之理治民天之道術天
之道也以上說以下躰之也聖
君子自天入至生王成後天之
君子總括古之道術聖人以下
道術盡矣下文躰之也一字為
却歎古今之異後裂字伏脉
稱而道之以上分表驗決之故
說古之道術伏事物之來皆知
養神農黃帝堯數一二三四者
堯禹湯文武周毫無所難

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
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名法參稽有數存焉百官所以相列
治其職事務農桑廣畜養實庫藏以恤羸獨故古
有養民之理以上就治人言起下外王之道
之人其備乎頃句警策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
粗其運無乎不在總言道術所在皆有本末俱舉之意也其明而有
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
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孔包括在中天養民之理此雖
下大亂以下說未度然皆道術
後世之方術之所有者惟其
備於身故能廣

時或稱而道之總言古人雖遠其數度尚可攷而知以見道術不容不一之意天
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
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
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拆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
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
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
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

一坐曰我判析
天地萬物之美
字職猶云一
理觀察古人神
明之全容彼百
家一偏之士少
能備其美稱其
容者矣
羅曰自為方自
為方術也

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
天下裂此言治方術者各逞其一偏之說不能會
數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暉麗也

林曰不侈於後
世不教後世以
侈也靡靡也不
所以起下闢而

也一曲之士固
也所謂配神明
稱神明之容即
二句不能行也
備天地之美
句知之也寡能
判天地之美三
察一偏之見也
字職猶云一
理觀察古人神
明之全容彼百
家一偏之士少
能備其美稱其
容者矣

以万物之飾也。不明也。內聖外
王。聖之則聖德。其儉。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矯厲也。此古之

保曰：汜洗也。

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
之太過。己之太循。大循一作大順。猶太甚也。○二

沈註：墨子之道。雖盛行未敗。

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
節用。墨子篇名。非。以鬪為非也。不怒言。但自責
也。不異言。不求異於人也。然雖不求異。却又與古
之先王不同。所。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
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
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
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雖盛行未敗。

羅曰：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而人無非之。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一坐曰：是果類乎。意不類古之道術也。郭曰：嚴無潤也。苦角反。

保曰：三言王道也。

林曰：蓋盛土器。

九鳩同。

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上皆言其禮樂處。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嚴。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言教人自苦。而身先之。道。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是不類乎人情耳。嚴不潤也。此段文法。繚繞如千年古木。藤蘿盤曲。不可。名。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杓。而九雜天下之川。橐杓一作橐。杓。九雜。糾。合。錯。雜。使其脈絡貫穿。

標注 莊子 內

卷之六

天下

四十一

一坐曰沐甚風
櫛甚雨疏本作
沐甚雨櫛甚風
宜從

林曰服用也
跋木履也躡屣
履也服事也

羅曰

五侯之徒五等
諸侯左傳所謂
五侯九伯也林

曰謂墨子之書而
倍謫于墨子也

不相忤此強辨之
事也以辭忤不忤
之辭相為問答故

大人擇其悅之
為別墨之主也

巨者為聖人也
尸主也皆願以
之為主也得為
其後世傳道之
派然而人或信
或否矣至其

而注於腓無腓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

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

裘褐為衣以跋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此段引墨子稱

所為必于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

自苦也于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

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辭偶不忤之辭

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莫得為其後世

至今不決別墨言於墨之道又自成一家也相應

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論不能定也

相進而已矣持
此而行之也

必自苦以腓無腓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相進相勉也求之所

而不忍舍此好之篤也才士而已非聖人之道也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

心不累不飾故以情欲寡淺為內不苟不伎故以

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均

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其接萬物也別而宥之語心

薄以示其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

之無他也

鍾惺曰累與飾
相反苟與伎相
反

鍾惺曰可免於
沈註謂亂之易
而治之難也

曰曰其心有不
然則以為垢而
洗之是以此白
心也

成曰宥區域也

呂曰天物或曰方言秦晉
之紛爭由干交
之郊謂熟曰廩

侵而苛急列而
有之所以息紛
爭而願安寧之
道也
離曰語心之容
者說心之形容
也命之猶名之
心之行心之用
也
林曰欲尊道求
研尹文二子以
爲其教主也

內則濡豚註滯
讀爲而集洵作
誦頌龍龜作賦
分其等差而寬
以圖之也心本
無可方物而今
強爲之形容心
本無可名言而
今強名爲心之
行如下文以誦
合歡研文便謂
是心之德行也
人雖不歡而強
欲與之熟如物
不欲熟而強合
以煮之也置以
爲主置心之行
以爲主也固置
置字頓住另有
妙義言必欲用
其道則五升之
飯足矣他無所

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膈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
之以爲主其言心之容也乃名之曰心之爲行所
生而用之耳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
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彊見也此九句指
之實人雖厭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
之而必行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
斷語忽挿中間作過脉有蜂腰馬跡之妙又於上
段格調一變此古人下筆有神非今人所知也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
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言我何必於自活亦以傲乎今日救
之言○此七句指世之士專以自私自利者此即自心
情欲寡淺之實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

用不以身假物
根不累不節來
明無益于天下
之學也
朱註假物殉物
也
沈註借仇之借
圖傲稽註云此
句頗難解唯郭
註近之圖傲猶
謀疎也謂兼曠
不切事情
一經選擇則不
能偏及有可教
者則必有不可
所可有所不可
選則不徧教則
不至唯齊之以
道則無遺矣

起念汰則淪落
冷則灰心而可
而不用薄作

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知己也以禁攻寢兵
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此
而止不爲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
力也此處不着斷語蓋斷語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
在前誦然而止格法一新
然無主趣物而不兩決然猶水之決聽其自流而
生兩意也無有主持也趣物而不兩隨
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
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
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

標注 莊子 卷之六

卷之六

天下

四十六

之意汰者洗滌迫言無論知與
之意冷汰於物不知皆將薄之
猶言遇事脫灑若待知而近之
也則傷之矣正於
一生曰欲知其
物無釋與之俱
所不知則友薄
往意陸註人皆
我知是其葉知
為知者何以故
之說
呂曰無往無所
將薄天智實開
之後鑿而離於
傷者也蓋葉智
意誤僻狹邪也
無任不任事也
無行脫略不為
行檢也全至身
也或曰通雅談
言詼諧也傑言
炙數輒之滑也
輒與別通輒斷
謂強毀圭角

謂強毀圭角

呂曰得怪焉者
言得怪於天下
也
羅曰彭蒙田駢
慎到惠施鄧析
齊宣王時人其
學本黃老見尹
文子及荀子
羅曰田駢亦然
亦如慎到也
陸曰統斷
統斷之誤
保曰是也
槩然大概也

慎到之道如此
是直以土塊為
不夫道矣
鍾惺曰三人慎
單叙詳彭田合
叙略
錢然以意念之
當是偶然過物
之意前所謂決
然無主下面不
使人見而觀之
亦此意也統同
統無圭角也
或曰通雅談註
音聞今無或字
即是闕字古文
作闕闕血唐人
用血然是也
鍾惺曰已無居
物自着於鏡最
親

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
鄰傷之者也冷則不熟汰則不擾若較量于道理
於自傷也譖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
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忍
耻也裸獨行也推之扣輓之斷總是與物宛轉推
之意苟可以免言苟免於罪也魏然獨立之貌推
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
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
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
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賢聖無咎所以無譽敘事中忽
推原出一層文情飛動夫塊不失道豪傑
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
理適得怪焉塊土塊無知之物也慎到以為不失
道非死人而何故豪傑笑之徒得怪
訝而已借他人口
物作斷格調又變田駢亦然四字
省學於彭蒙得
不教焉以教則
不至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
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窅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
聚觀而不免於旣斷窅寂也其所為與人相反而
欲不聚人之觀總不免於有
絕之也意而斷
絕之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躔不免於非彭
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槩
常
有聞言皆有聞于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
道亦節取之意
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
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在已形物二句
是不毀萬物動
靜應三句是主
太一功乎以下
四句是常無有
沈註老子曰常
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
微常無者真空
常有者妙有有
無相生真常不
變蓋有無二者
猶不免於對待
混而為一所謂
窈窕冥冥其中
有精故曰主之
以太一以上皆
謂道體也無居
猶言無心
鍾惺曰而有餘
句法詩文王有
聲透駿有聲笑

一太一即物視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
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
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無居不先藏此以
待彼寂而不動也
自著形於物而各彰其理感而遂通也下九句皆
本此二句俱關尹之言明其建之以常無有主之
以太一也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
垢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人皆取實已獨取虛
此言濡弱謙下為表者人皆取實已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無為也而笑巧徐而不費舒緩而不表著也笑巧
笑人之巧者也○此言以空虛不
毀萬物為實者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此又言
為實者

物保全生道

巧數句是常無
有銳挫數句是
主太一至極數
句是不毀萬物
万物罗列而無
所歸向申上何
之何適之意端
起處崖住也儻
儻謂放縱也
簡如奇數之奇
天下沈濁故反
以此為急務

成曰謬悠虛遠
也荒唐廣大也
不儻不偏黨也
莊語大言也
焦曰莊端正也
呂曰教倪猶踈
親

真實也中有實
理而不可以為
戲也廣大也道
無不在故隨物

謙下為以淡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
矣此又言以空虛不
毀萬物為實之故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削侵削也至
極道之極也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一語作贊而咏
歎出之格調又變
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
羅莫足以歸無形不可見無常不可測萬物畢羅
無不具也莫足以歸不能指一而歸
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
不以簡見之也以不可窮詰之語時恣縱而不以
本於正又不自見其畸異也
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
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

焦曰環瑋奇特也

以寓言也環瑋則易於驚世駭俗連狝則宛轉而入情入理故無傷於參差則易於雜覽無章詭則滑稽而後見百出故可觀或曰章黼豹狝即雅音歡二字通用本本源也宗如宗支之宗言大要皆如太和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也

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狝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連狝宛轉貌詼詭奇幻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急於自見搜索枯腸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濶閱而肆其於宋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稠適即調適上遂上而自遂至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內既充實矣而其應合乎造化之功解脫矣其所所以然者又芒昧未盡則又不可知之神也贊歎之語上無古下無今自今訂莊者所作乃俗以為為莊子自言郭子玄稱其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多方言其舛駁而不一也

盡其道矣若論衝私為帳秘即有所蛻而來者矣

沈註言天下止知數起於一而不知有太一有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即是

麻物謂歷指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二至小無內謂之物而言之也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此言惠施所以與天下下辯者其理不可致詰也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柎飛

林曰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天鏃之去屈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後也則謂之行

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沈註厚薄是厚薄。大

厚大為一類薄小為一類故有薄不可積者其大可以千里如日月之光滿天下而不可積春氣動則蒼波青草滿天下而不可積是也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地皆天故雲霧霜雪風雷生焉山上有水故草木生溪澗流龍魚遊焉居西者呼為中居東者呼為晨人今日之生生則昨日之生死也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殊者破壞大同之體止可謂之小同異惟萬物畢同畢異者方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天實無窮而地實有窮也不足東南則謂之窮矣今日適越形則今日適神已昔日連環可解環之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而環貫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日月之行竟無停迹二十八宿日夜旋轉誰為天下之中皆謂之中可又曰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中如中庭月色寧分比隣哉萬物皆我所當愛也天地亦我氣相屬也林註卵有毛譬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沈註鷄三足蓋鷄以兩足行而不著於地

此必復有一足矣如梯兩足則著地而不行矣。鄧有天下燕北越南皆為天下之中則謂鄧有天下亦可羅註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林註子者蟻也蟻之始生曰蚪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陸註寒熱皆人之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山不出口而空谷何以傳聲沈註輪不輾地輾地則膠而不行矣惟不輾地故能行目不視指不至即公子牟言疏日之見物必待於緣緣盡體空日不能見之也或曰世說客問樂令指不至者樂不答直以麈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那得去至不絕矣四字恐註文林註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之龜則其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沈註長於蛇故能制蛇否則為蛇所制矩之象一縱一橫曷嘗方惟規亦然本無圓相况為方圓者匝也規矩豈能為之哉鑿之孔小大定矣若先有柄而圍之者可謂圍柄也呂註非鑿圍柄而柄自入之沈註公子牟曰有影不移說在改也蓋形自動爾何與影事陸註不至其地不可謂之行不貫其的不可謂之止羅註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

陸方壘曰：樵、搗、林、註、謂之狗，則衣之柁也。此方不可謂之天，謂謂之樵、樵、蓋、極之犬，則不可謂有用。若日取其半而更用之，則世常久可。三公子車曰：形無損壞之虞，名肉也。馬也，牛也，色也是之謂也。白狗黑不見，則黑白與物一色而時有不見，稱黑可矣。公子牟曰：孤、恍、未嘗有母，非孤、恍也。小馬有母者謂之恍，無母安得稱恍乎？一尺之樵，今日取上半，明日取下半，上下循環，何竭之有？夫惠施而充之，

以一猶可為也。蓋愈貴乎道，則能幾于道，乃惠施不能以自寧，散于萬物，亦奈之何哉！此段議論非假，薄惠施亦非借，觀自已蓋以已之游戲神通，與惠施相似，恐人因此波及而目不能自安，為空言無實之說，以散於萬物，所學故謂惠施存以終乎善，非也。成曰：駘蕩放蕩也。

狗、狗、犬、同、實、異、名、也。名、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樵、曰、實、離、合、彼、是、名、異、也。名、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樵、曰、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人，所以與惠施相應者，其理不可致詰也。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言四面交攻，如圍之圍合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是眼中不見一人，語氣描寫施存雄而無術。知上曰：多方，此曰：無術，則得也。惠施又方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中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皆不可言解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

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適，和也。小而暗，非六通四辟之道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充其一偏之能，猶可若曰：此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論惠施處，加以痛惜，見其才而不能至道也。此篇總論道術分合之故，令人自為決擇，其間萬斛波瀾，一望無際，熟此何患不落筆千言哉。

知道術者少，故治方術者多。然治方術者多，故知道術者因以益少矣。何也？道術無乎不在，而

一道術將為天下裂數句立定机局俯仰哀吟接手用其去王也遠矣其行適至是而止驟半皆嘗有聞者也古之博大真人哉洗發裂字抑揚含吐後用彼其充實不可以已直接古之人其備乎句糠粃一切末帶出惠施一段正與充實不可已相反

方術則其中之一察耳故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之異其名法名參稽之異其數世史六經之異其文皆道術之所該徧無可欲為亦無可不為也及一曲之士出而道術始分道術分而後學者因各有聞風之不同是非世道之幸矣於是乎有墨翟禽滑釐者為之太過己之太順焉有宋鉞尹文者為人太多自為太少焉有彭蒙田駢慎到者棄知去己緣不得已為不但此也有關尹老聃者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焉則博大真人視諸家有進矣及至莊周上與造物

者遊下與死生無終始者友其寓言重言卮言皆發其充實於己者是為方術也而實道術矣若夫惠施以勝人之口日與辯者相應弱於德而強於物祇為多方而已為無術而已不特道術所不居即方術亦所不取也名為善辯究何益哉求道術者當審所尚矣此篇為莊子全書後序明當日著書之意一片呵成文字雖以關尹老莊槩頂一曲之士來語意却有軒輊其叙莊周一段不與關老同一道術則莊子另是一種學問可知段中備極贊揚真所謂上無古人下無來者莊叟斷無毀人自譽至此是訂莊者

所作無疑。王荆公莊子論蘓長公莊子祠堂記。皆以此篇出乎漆園自作。各有獨見。但可徒資談鋒。總非定論。而議者又以爲訂莊者不著名。姓爲疑。不知莊叟生於戰國。彼時猶爲近古。國策筆法橫絕。俱無名氏。千載而下。以不知出自何手爲恨。豈若後世淺儒。粗就一篇爛時文。便自署其姓字於上。灾梨以自誇詡。徒以供覆瓿之用。當使古人笑人。至今齒冷矣。

陸之副墨以二年成。沈之通以二月成。余豈敢望二氏。顧余治莊原由于病。方其劇也。猶不能自言我病。况能言莊乎。右軍之癩。預於

盛德。習鑿之性理。錯著漢晉春秋。余豈敢比二賢。唯是校正之役。服藤二子焉。依是其所。以不日成之。而二子跋獨歸重於余。諱二子謙矣。

秦 昀 再識

莊子因卷之六終

明治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版權免許

全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印刷 刻成出版

定價金壹圓

故人 秦 鼎

愛知縣士族

相續人 秦 守世

愛知縣名古屋區橫代官町廿壹地

故人 東條一堂相續人

東京府士族

標註人 東條 保

埼玉縣武藏國兒玉郡兒玉町廿番地

發行 出版人 松村 九兵衛

大坂府平民

大坂府南區心齋橋筋壹丁目四十三番地

發行
者
出版人

大坂府平民

岡田 茂兵衛

全東區博勞町四丁目十七番地

前川 善兵衛

全東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八番地

中尾 新助

全東區本町四丁目五十六番地

柳原 喜兵衛

全東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十五番地

吉岡 平助

全東區備後町四丁目三十七番地

森本 專助

全東區南久太郎町四丁目十三番地

牧野 善兵衛

東京日本橋通四丁目

同

同

同

同

發賣人

同

